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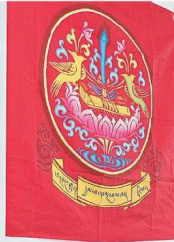
# 港大語言學者入尼泊爾深山 救瀕危語言與村民視力

## 港大語言學者入尼泊爾深山 救瀕危語言與村民視力

訪談錄 撰文：張綺霞  
etia:chung@hkej.com

香港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Cathryn Donohue 的研究很冷門，過去3年，她深入徒步走7天山路才能到達的尼泊爾山區，研究屬於藏緬語族的「努日語」(Nubri)，語言瀕危，使用人數約2000，她努力保存之餘，更幫助當地居民改善生活。申請撥款，與眼科診所合作在山區設立臨時診所，讓超過500名居住在努日山谷的村民獲得治療。

她笑言，作為語言學家，沒想過自己也搞起義診來，只是看到當地有需要便多走一步。她不希望自己的研究只是從他們身上拿取什麼，也想回饋社區。「這也是做語言學研究的重點，要跟社區建立聯繫。」



Cathryn Donohue 研究屬於藏緬語族的「努日語」(Nubri) 3年，感受到山區村民濃厚人情味。(吳楚攝)



Cathryn Donohue 小檔案  
出生地點：澳洲  
職：香港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 
研究範疇：喜馬拉雅語言、香港少數族群方言

Donohue 博士對喜馬拉雅語言研究有特別深厚的興趣，專攻語法和語調研究。[喜馬拉雅語言有與英語同樣特質，就如金礦一樣。]她主要研究語言中的格標記 (case marking)，格 (case) 是語言中的其中一些特質，中文沒有這種格的轉換。主要是透過語序表達主客等關係，但一些語言會透過詞語曲折變化，而改變其主客位置、詞性等，例如英語中，he 會因應主客位置變成 his-him。

而在一些語言中，格的轉變是以附加在詞語上的特定詞標記達成，努日語正有許多不尋常的格標記用法。主格的標記會根據動詞作、對象等不斷變動，或者作為整體的語言學研究作貢獻。「努日語屬於藏緬語族一種，也收錄於世界大語系藏緬語族的分支。他們所用的格標記與我們所理解的語言規則很不同，因為這套理論原本是建立在印歐語系之上，想不到另一種語言也有類近卻又截然不同的用法。或者探索下去，能總結出一些更古老的語言中的格標記用法也不一定。」



努日山谷被高山包圍，與世隔絕。(受訪者圖片)

### 僅 2000 人使用

努日人因為長年深處藏緬山谷，因此村民長年只說單一語言，不受外來語言影響，也保留了不常見的語言用法。這些沒有文字記錄，快將消失的弱勢語言，除了可補充整個語言學研究，也可保存當地的文化歷史。雖然使用這些語言的不過

約 2000 人，卻已有不同的口音。她笑言，這個地方位置偏遠，沒有太多語言學家注意到，「這些年來也只有我和我哥哥在研究而已。」

發現這個地方的契機，是 2015 年的尼泊爾大地震，努日山谷是重災區之一。居住在澳洲的哥哥研究喜馬拉雅語言多年，他參與非政府組織的計劃，在震後不久，便與另外一些專家深入尼泊爾山區，記錄下當地居民的口述災難歷史。而努日山谷八處建築在地震中摧毀，是重點地區之一。當而當地民眾說起別人聽不懂的努日語，不懂其他語言，翻譯困難，也是研究的契機。

在她開始研究時，努日山谷已經向風重建工作，但當地人仍過著簡樸農耕生活。要到山谷，路程不短，先要從首都加德滿都乘一天的公共汽車到偏遠鄉鎮 Anughat，再乘出租車到更遠一點的村落，下車就要開始徒步長征。努日山谷屬於偏遠原始的喜馬拉雅山徒步路線馬納斯魯 (Manaslu) 環線的一部分，圍繞著他們的雪山，世界上最高的 8 座山峰馬納斯魯峰而行，沿途許多村落都沒有電力沒有樓，而且山路也很危險。要從最近的公路走進努日山谷的地點，須徒步行走一星期，中途可以備極艱辛藏寶物，但人主要靠自己走。

「一些位置走得讓人毛骨悚然，一邊是巨大的石頭，腳下的山路只有一個腳位，下方則是懸崖，而且山路經常不是平的，一些位置也很斜，我時會跟努日朋友一起走，他們走得都很輕鬆，完全不用扶什麼，反而是我們這些外來人死命抓住大石才敢走一小步(笑)。」

但這種山路，她走得很享受，從 2500 米走到 3000 米，沿途可見 8000 米的高峯，風景壯麗，而且她也不是一直苦行，走走停停，以便記錄當地人的說話。每天只花五六小時在路上，每次停留約一個月。她感嘆，如果不是因為要兼顧教學和照顧兩個孩子，也想停留更久。

列「肯定瀕危型」  
努日語雖然對她來說陌生，但因為研究藏緬語族多，他也學得很快。「這種語言缺乏文字記錄，也是學習困難的原因。」數年研究下來，她已可用努日語溝通，只是說得不太好，研究很多時需要懂得英語、藏語或尼泊爾語的村民幫忙。

村中很多孩子都已出外求學，懂得多種語言，甚至開始不以努日語為母語，但村中老人仍只懂努日語，因此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「肯定瀕危型」的語言。如果再不保存下去，隨時會消失。於是她想到，與村民合作將語言創制文字，將語音記錄拼寫出來以作保存，也記錄他們的傳統歌謠、保育文化。

在村居 3 年，她感受到當中濃厚的人情，對於這個外國人，他們都很好奇，為何對自己的語言有那麼大興趣？尤其當地人眼中，藏語是更神聖更值得研究的語言，雖然每天使用，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的語言有什麼地位，她很努力說服對方這種語言的特別之處，但笑言時也不能讓對方知道自己在研究什麼，因為如果對方發現了自己的意圖，可能就不能自然地帶出真正的用法。

有時，她的研究也很生活化，例如和他們坐在屋子裏，圍著火爐一邊吃飯或煮豆，一邊跟他們交流。為了答謝他們，她會買他們的農作物幫補其生計。山區寒冷，當地物資缺乏，因此每次出發，她都會自己居住的社區募集幾次，親手帶到村民手上。

在山谷內，雖然得到興建了電力設施，也能看到電視，卻都沒有電，有些家庭會安太陽能板，但也只能在夜裏照明一小時和為手機發射塔充電，天氣不好就沒用，村民長年在村落中自給自足，有老人一輩子都沒離開過村落。

由於人手停停，要他們放下農務聚集起來說話，為她提供研究材料，甚為困難。

整的，一些位置也很斜，我時會跟努日朋友一起走，他們走得都很輕鬆，完全不用扶什麼，反而是我們這些外來人死命抓住大石才敢走一小步(笑)。」

但這種山路，她走得很享受，從 2500 米走到 3000 米，沿途可見 8000 米的高峯，風景壯麗，而且她也不是一直苦行，走走停停，以便記錄當地人的說話。每天只花五六小時在路上，每次停留約一個月。她感嘆，如果不是因為要兼顧教學和照顧兩個孩子，也想停留更久。

列「肯定瀕危型」  
努日語雖然對她來說陌生，但因為研究藏緬語族多，他也學得很快。「這種語言缺乏文字記錄，也是學習困難的原因。」數年研究下來，她已可用努日語溝通，只是說得不太好，研究很多時需要懂得英語、藏語或尼泊爾語的村民幫忙。

村中很多孩子都已出外求學，懂得多種語言，甚至開始不以努日語為母語，但村中老人仍只懂努日語，因此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「肯定瀕危型」的語言。如果再不保存下去，隨時會消失。於是她想到，與村民合作將語言創制文字，將語音記錄拼寫出來以作保存，也記錄他們的傳統歌謠、保育文化。

在村居 3 年，她感受到當中濃厚的人情，對於這個外國人，他們都很好奇，為何對自己的語言有那麼大興趣？尤其當地人眼中，藏語是更神聖更值得研究的語言，雖然每天使用，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的語言有什麼地位，她很努力說服對方這種語言的特別之處，但笑言時也不能讓對方知道自己在研究什麼，因為如果對方發現了自己的意圖，可能就不能自然地帶出真正的用法。

有時，她的研究也很生活化，例如和他們坐在屋子裏，圍著火爐一邊吃飯或煮豆，一邊跟他們交流。為了答謝他們，她會買他們的農作物幫補其生計。山區寒冷，當地物資缺乏，因此每次出發，她都會自己居住的社區募集幾次，親手帶到村民手上。

在山谷內，雖然得到興建了電力設施，也能看到電視，卻都沒有電，有些家庭會安太陽能板，但也只能在夜裏照明一小時和為手機發射塔充電，天氣不好就沒用，村民長年在村落中自給自足，有老人一輩子都沒離開過村落。

由於人手停停，要他們放下農務聚集起來說話，為她提供研究材料，甚為困難。

許多重見光明的故事，都讓她感動落淚，例如一對雙目失明的老夫婦，有一天，照顧他們的家人碰巧不在身邊，丈夫在樹林中迷了路，而妻子看不到家中火爐，誤闖虛其中，腳部嚴重腫痛，如果可以及早治療，這意外便不會發生。[看到她到手術後接受視力測試，臉上的喜

悅，讓人感動。」

又有一位 70 歲、失明 6 年的婆婆，她的兒子請她走她放棄耕作的山路，先是走了 3 天的路到達診所，發現自己合資格做手術，然後又走了 3 天到外科診所，手術之後，她竟不用康復，自己走回家。「原來她不是不能走，只是因為眼睛看不清，阻礙她做很多事情，我很高興能幫她一把。」

研究偏遠地區甚少人使用的語言，許多人都不願意何在，但她表示，在語言研究中，保護「多樣性」是最重要的，她如在香港，她也做過本地的方言研究，「在全球化世界中，許多語言都因為主流語言的流通而消失，但任何語言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保存了一系列的文化知識，每種語言都應得到重視。」

而 Donohue 要做的也不只是保護語言，而是保存當地文化，以及保存當地的身份。就如她在研究語言的時候，也積極保存當地的傳統草藥技術，將當地一些植物的特別用法記錄下來。[保存語言，其實是在保存文化和社區意識，保存傳統與歷史。]



現時使用努日語言的村民約 2000 人，但卻有不同的口音。(受訪者圖片)

在 Donohue 幫助下，一些努日山谷村民可以獲得免費眼科治療，重見光明。(受訪者圖片)

許多重見光明的故事，都讓她感動落淚，例如一對雙目失明的老夫婦，有一天，照顧他們的家人碰巧不在身邊，丈夫在樹林中迷了路，而妻子看不到家中火爐，誤闖虛其中，腳部嚴重腫痛，如果可以及早治療，這意外便不會發生。[看到她到手術後接受視力測試，臉上的喜

悅，讓人感動。」

又有一位 70 歲、失明 6 年的婆婆，她的兒子請她走她放棄耕作的山路，先是走了 3 天的路到達診所，發現自己合資格做手術，然後又走了 3 天到外科診所，手術之後，她竟不用康復，自己走回家。「原來她不是不能走，只是因為眼睛看不清，阻礙她做很多事情，我很高興能幫她一把。」

研究偏遠地區甚少人使用的語言，許多人都不願意何在，但她表示，在語言研究中，保護「多樣性」是最重要的，她如在香港，她也做過本地的方言研究，「在全球化世界中，許多語言都因為主流語言的流通而消失，但任何語言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保存了一系列的文化知識，每種語言都應得到重視。」

而 Donohue 要做的也不只是保護語言，而是保存當地文化，以及保存當地的身份。就如她在研究語言的時候，也積極保存當地的傳統草藥技術，將當地一些植物的特別用法記錄下來。[保存語言，其實是在保存文化和社區意識，保存傳統與歷史。]

許多重見光明的故事，都讓她感動落淚，例如一對雙目失明的老夫婦，有一天，照顧他們的家人碰巧不在身邊，丈夫在樹林中迷了路，而妻子看不到家中火爐，誤闖虛其中，腳部嚴重腫痛，如果可以及早治療，這意外便不會發生。[看到她到手術後接受視力測試，臉上的喜



這個研究不是 Donohue (右三) 一個人獨力推行，學生幫助她多，因為他們在加德滿都留宿。(受訪者圖片)



Donohue (右二) 與加德滿都知名眼科診所合作，在村內成立臨時診所。(受訪者圖片)